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號

據清·毛承霖纂修影印
民國十五年鉛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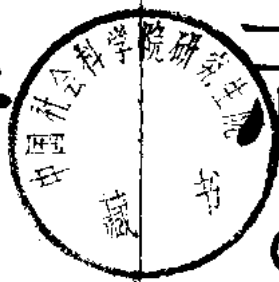
山東省

續修歷城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5655/01



10107781

docriver 文川網
古籍書城
入駐商
在文川網搜尋古籍書城 獲取更多電子書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號

據清·毛承霖纂修影印
民國十五年鉛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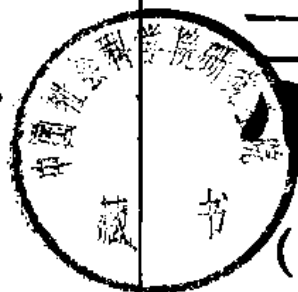
山東省

續修歷城縣志

(二)

10/555/01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82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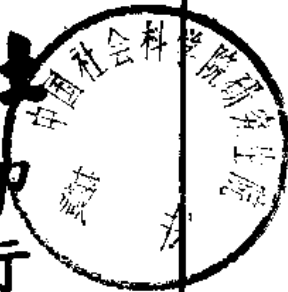
據清·毛承霖纂修影印
民國十五年鉛本

山東省

續修歷城縣志 (三)

10/555/01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83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號

據清·毛承霖纂修影印
民國十五年鉛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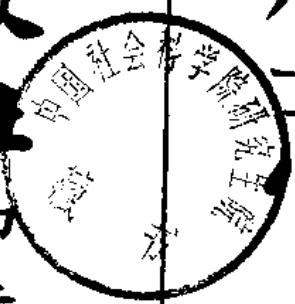
山東省

續修歷城縣志

(四)

10/5575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84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號

據

清 毛承霖纂
民國十五年鉛本

修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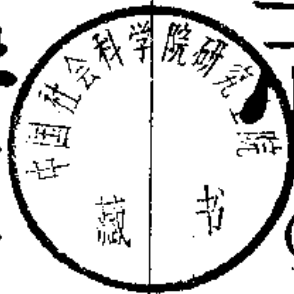
山東省

續修歷城縣志

(五)

SK55/01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85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續修歷城縣志

全五冊

定價：新台幣一八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 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可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詭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豐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四)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圍，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續濟歷城縣志

續濟歷城縣志

濟南大公印務公司印

甲子秋續脩
城縣志局排印

序

戊午冬十月鞏權歷城縣篆凡百措施諸待稽鑑乃屬胥吏檢檔存舊志則應曰久矣失修案無存書坊間亦尠善本余瞠然久之竊謂歷城爲齊魯首邑文物之盛區域之廣甲於通省今竟無志書可供參考甯非憾事間有舊藏大都紙板模糊完璧難得且時代變遷今古異尙縱有舊志亦應續修方足以資考鏡非然者微特政事興革視爲缺憾而歷下百餘年來之名賢碩士烈女貞婦文獻掌故俱湮沒而無聞豈不可惜於是決志纂修商之邑中耆紳張振卿總憲毛稚雲觀察均欣然樂爲提倡因擇地設局延聘績學之士著手編纂洎余癸亥秋調署泰安計時已五載猶未成

書蓋因籌款維艱不能廣聘通儒又兼編纂諸君相繼殞謝或從事他方失修之歲既久而任事之人更鮮也甲子秋稿已粗成方付排印去歲值南北戰事孔亟地方人心惶恐又不無停頓直至今歲秋始完全裝訂成編余適在省垣聿觀厥成差幸初願克償而轉歎張毛二公之不及待也朱邑不能忘情於桐鄉余睹是編蓋不禁中心之怍怍已

丙寅中秋節後前知歷城縣事汾陽靳鞏序

續修歷城縣志序

齊魯乃秉禮之邦歷邑爲省會之地詩有之曰泰山巖巖魯邦所
瞻歷城界秦嶽之陰且在黃河流域中又有鵲華明湖之勝所以
鍾靈毓秀代不乏人或以文學著或以才名重或以政事稱其他
孝義節烈更難覩縷數若無成書以資參證奚以彰前徽昭來許
况夫世變遷流文獻何存由斯以談縣志之在歷邑所關爲尤鉅
矣鴻嘉供職京曹歷有年矣乙丑來東其秋奉檄權歷邑自慚樗
櫟恐懼弗勝下車之始卽求縣志一書以備溜覽冀以覘前賢之
嘉言碩德洞悉舊事藉資考鏡無如舊板旣已模糊而又多年失
修迨晤邑中諸父老始悉方事續修縣志已竭六七年之心力旁

求博訪搜羅故實續加編纂今者書既告成自乾隆中葉迄宣統
紀元後百數十年中一代典章完全具備固足徵諸紳之苦心孤
詣不憚艱辛卒底厥成而 鴻嘉適綰縣符亦與有榮焉遂不揣固
陋而爲之弁言

中華民國十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陽月上浣歷城縣知事東萊
滕鴻嘉謹序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續修歷城縣志序

民國十五年丙寅續修歷城縣志排印將成邑侯滕君鴻嘉徵序於余夫歷邑之有志創始於明季劉氏成書於清初葉氏閱百餘年至乾隆中葉重修於邑宰桂林胡氏又百六十餘年至宣統世變多故而邑乘闕如及辛亥而國體變更邑紳毛君承霖感時事之變遷懼文獻之淪喪於是乃有續修之舉閱六年迄今而告成其書發凡起例一依胡氏其審慎詳核亦足繼胡氏而與之並而其關係之鉅纂訂之難則有什伯於胡志者何也當乾隆中葉世際休明典章文物大備士生其間者罔不優游饜飫於詩書之府六藝之林率能探討乎掌故研求乎成蹟究極夫地方利弊之所

在以養成其學識雖隱居教授皓首無聞而文獻之徵於焉斯在
歷爲齊魯首邑風會所趨人才尤彬彬焉胡氏於是置官局延名
流搜遺而訪失正譌而增脫彙羣材而成一書宜若甚易乃讀其
弁言則其難其慎兢兢焉以不竟厥事爲恐甚矣志書之難爲也
自清季變法圖強佔畢之儒爲世詬病改革以來舉世之人視前
代之典章無關於治亂曾不足以少留意而一二老成凋零殆盡
其存者或牽於事變或困於兵荒儼然不可以終日奚暇從事於
丹鉛哉而毛君獨與二三同志慨然任之卒底於成其視胡志之
難易概可知矣夫歷之爲邑舊矣而志書之作實始於有清葉氏
開之於其始胡氏踵之於其繼而毛君則成之於其終後之覽者

猶得據此一代之完書考知一邑之形勝與風俗人才之盛衰毛君力也所關豈淺尠哉獨惜是書成而毛君則以衰病死矣悲夫且君之修是志也體例一本胡氏亦自有說昔之精於志例者莫如章學誠氏章氏之書於志乘率少許可雖朝邑武功之赫赫皆詆之以爲非體而於胡志無譏焉其答廣濟黃大尹書則稱引周書昌李南澗合修歷城縣志無一字不著來歷之論周李二氏卽胡氏所延聘而其論卽胡志之例言也胡志之無憾較然矣章氏又曰前志無憾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所闕但當補其所無此尤爲續志者所當奉爲圭臬之論由是言之毛君之依胡氏體例正深明志例而得章氏遺意則是書之無憾又較然矣至其體例之精

善備見於前志之序言茲故不復贅述云

民國十五年丙寅十月上澣山東省長公署政務廳廳長毛振鶚
拜撰

續修歷城縣志序

歷城爲古譚子國其見於詩者詠杼軸之空輿斗箕之歎以視乎
犴閒之並驅總角之突弁迥不相侔矣然旣爲吾東省會之區齊
在其東魯在其南地勢沃衍山川邈迤土物可愛人才閎生岱宗
之神秀高接層雲河水之奔流羣驚駭浪撫斯土者宜何如體恤
民艱始無愧休養生息之術也縣志自乾隆年閒胡君書巢因舊
志續修部分類居犖然有當至今更百餘年風俗之厚薄人才之
興衰以及因時建置過客留題有可以辨星野之疏補風化之缺
者聽其散失而罔知裒集不得謂非後起之責也夫佛慧峰青及
龍洞而天開異境明湖水碧對鵲華而山抱名城正不獨七十二

泉爲足徵溱源之靈異也駐東藩之阜蓋朗吟工部之詩騁馬足於龍山輒詠坡仙之句迄於今舊學荒蕪世風日降棄道德而競功利莫知禮義之防尙權詐而驚浮夸違論詩書之澤流極旣衰世變愈亟將古之所謂困役而傷財者反笑古人之拙而酒漿瓊璣不必賡雲漢之有光棘匕簋殮不必詠周道之如砥且將以詩人之憂傷爲多事矣今日者網羅舊聞不及時事葛屨可以履霜周行之往來依舊穫薪可以無浸沆泉之清冽常新使後之人覽此志者或因時局之變遷而謂纂言紀事者不復論時代之升降夫亦可諒其苦衷矣此書之成始於己未七月竣於甲子九月閱六寒暑始克蕝事乾嘉道咸以來百餘年間人才之繼起民物之

繁興燦然大備撫今追昔猶想見鍾毓之靈閱數千百年而今不
異於古者非盡關乎氣運亦民風之儉勤士習之醇謹有以正其
趨而爲之防始克歷久而不渝也近聖人之居自當以誦詩讀書
爲準而非聖無法在所必黜矣爲聖人之徒自當以正誼明道爲
衡而見利忘義在所必懲矣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民俗之節儉當
如唐風之好樂無荒也饁彼南畝田峻至喜農事之勤劬當如豳
風之于耜舉趾也滄浪濯纓歌傳孺子單椒秀澤雲簇華峯民風
近古非獨一邑之光百八邑乘庶幾有所矜式也吾願讀此志者
知有關於世道人心之大勿視爲空言著述也夫乙丑春二月邑
人張英麟序

清 乃 子 凡 一 一

一

續修歷城縣志序

粵自己未之夏山東通志續稿告成吾邑同人爰有接修歷城縣志之舉於是廣搜故實博訪遺文竭六年之力而始成書可謂難矣歷之有志始自國初葉氏奕繩本明崇禎時劉氏之書賡續成之歷年既久書已無存至乾隆中葉桂林胡氏書巢宰是邑迺集諸名士蒐羅裒輯凡數歷星霜然後脫稿刊行自漢唐以迄

國朝乾隆中葉徵引博洽體例精嚴談邑志者稱焉獨是自乾隆辛卯以後又經一百六十餘年迄無續修之舉歷爲齊魯首邑領袖一百八州縣泰山躡其南黃河互其北又有鵲華明湖諸勝靈秀鍾毓代有聞人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顯與夫孝義節烈畸行

異蹟藉藉在人口者所在多有乃求之公私著錄書闕有間徵文獻者每引以爲憾夫此百餘年來其間學術之廢興世風之移易人才之消長幾乎月異而歲不同降而至於今日時經變亂世閱滄桑不於此急起直追將吾鄉之掌故永泯泯而無徵豈不大可懼哉然及今時而擬網羅軼聞訪求故事稽之於公家則冊籍已蕩然無存問之於故老則耆儒又彫零殆盡欲如胡氏之延致名流肩編纂之任其難不啻倍蓰乃諸同人於若絕若續之交搜剔爬羅不遺餘力通志府志而外或掇之名賢遺集或采之荒榛殘碑凡有關於歷下事蹟莫不條分縷析搜探而備書之用力之勤用心之苦不因難而廢事卒底於成其志量之堅卓有不能殫述

者矣是書始自乾隆辛卯以後斷自宣統辛亥而止以成一代典章遵通志例也釐爲五十四卷門類體例一以胡氏志爲歸事實無可考者蓋闕如也編輯旣竣同人以予領局事久屬爲弁言於簡端因陳其崖略如右甲子夏日邑人毛承霖識

--	--	--	--	--	--	--	--	--	--	--	--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續修歷城縣志凡例

歷邑舊有志書康熙時爲葉志乾隆時爲胡志茲之所續續胡志也門類體例一遵胡志已見原書者概不重錄凡稱前志者皆指胡氏志而言其有採自葉氏志者則祇稱葉志

續修之舉起於光緒季年至宣統三年軍事陡起倉卒之際錄稿十餘帙實未成書近自己未秋檢出原稿重加釐訂計刪削者十之二三增益者十之五六或本採訪或錄舊籍均於各條下注明其有仍用原稿者則注曰續修縣志初稿或省文曰初稿

道光年間重修府志時本有接修縣志之議當時吾邑採訪冊甄錄綦詳十年前刊印通志時於書肆中購得十冊取校府志實爲

當時原冊今茲續修縣志頗得依據除府志通志外採自是冊者概曰續修府志採訪冊其曰府志兼採訪冊者亦指是冊而言

康乾兩朝

翠華疊次巡幸駐蹕省垣

睿藻

宸翰前

志搜羅宏富自乾隆戊辰以後

聖駕南巡俱不過省垣

聖製遂不易得卷首故爾闕如

縣志多載星野藉以占驗然一邑之地度數難以詳爲畫分且各書所載不同益見紛糅至於占驗亦儒者所不道前志已略具梗概茲不再贅

胡君修志時正在歷城知縣任內關於里社戶口田賦等事稽之署中案卷而已足茲則署中案卷不能任便調查且聞年久亦多